

綱鑑易纂卷之三十九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順皇帝

名安懼帖木兒明宗長子也文宗時祔

崩遂登大寶在位三十六年會大明兵

入京城走于應昌

狩後

一年崩○帝性柔少斷伯顏哈麻相繼弄權朝政日紊群

盜蜂

起帝遜西番僧行運氣之術教宮女作大魔之舞不恤政

事荒

于番樂致群雄割據帝稱王番二十

年曆

數屬于大明四海九州復歸于一統矣

癸酉

元統元年

夏六月帝崩位于上都初文宗殂燕帖木兒請於文宗后

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寧王寧王殂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

思后曰吾子尚幼

明宗

受懼帖木兒在廣西今年十三矣禮當立之乃

命迎帝於靜江燕帖木兒見帝並馬徐行且陳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

一無所答於是燕帖木兒疑之故至京久不得立俄而燕帖木兒死

日甚壯羸
溺血而死

后乃與大臣立帝且曰萬歲後其傳位於燕帖古思

以伯顏爲太師右丞相撒敦爲太傅左丞相○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八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

與引其鄉人龔伯遂集固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

集亦與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宗嘗命集書詔言

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是諷集使去集乃謝病歸臨川集旣去侍臣有

家事豈由書生

廣集見

幾明決

雨毛如

線

輔世祖

以不殺

一大事

雨毛如

線

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尋遣使賜酒幣召還

禁林會疾作竟不至廣義

綱目以廣集書其官書謝河歸者表其見幾明火也

甲戌

元統二年

春正月朔雨血於汴梁着衣皆赤

○

二月天雨毛

○

彰德路天雨毛如線而綠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湖廣河南旱自是月不雨至於八月○夏四月朔日食

此後日食多不書以順帝

時災異甚衆故略之也

○以許從宗爲章佩監異珍庫提點帝嘉許衡輔世祖以

不殺一天下特錄其孫從宗

贈漳州萬戶府知事闕文興英毅侯妻王氏貞節夫人廟號雙節初

文興從軍漳州與妻王氏偕行至元十七年陳鼎眼作亂攻漳州文興

帥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給賊曰侯壘吾夫卽汝從也賊許

之迷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卽自投火中死至是事聞特加褒贈立廟祀之

鑑秋七月夜有流星大如酒杯其色赤約長五尺餘九明燭地起自天津浸于離宮之西

鑑八月京師地震鷄鳴山崩陷爲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

綱冬十月始以真哥皇后配享武宗○**目**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速魯魯曰先朝旣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耶文宗母耶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爲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

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曰曹王明母爲后亦二后也奚實不可
魯曾曰堯母帝嘗庶妃堯未曾以配魯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耶衆服
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皇后配武宗擢魯曾爲御史

鑑

乙亥

至元元年

正月帝將畋於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

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況今赤縣之民供給煩勞農務方興而
馳騁冰雪之地倘有銜檠之變宗宗廟社稷何遂止

檠車鉤心也言馬銜或斷車鉤心脫

出則必致傾敗

鑑

六月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謀不軌伏誅伯顏執皇后伯牙吾氏幽

於別所初撒敦已卒

撒敦燕帖木兒之弟

其子唐其勢代爲左丞相伯顏爲右丞

相獨用事唐其勢怒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

潛蓄異心與其從父荅里荅

撒敦之弟

謀援立所親或發其謀伯顏率完者

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與其弟塔刺海誅之○**鑑**秋七月伯顏弑皇

后伯牙吾氏於開平民舍初唐其勢被擒攀折幾檻不肯出塔刺海走
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使人并執后
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耶乃遷后出宮尋就
之於開平民舍

綱十一月詔罷科舉○**目**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叅政許有壬力

爭之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耶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

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

顏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鞅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賊敗

愛臣伯庸皆可

歐陽玄

及上

衣食

參政過

順帝當

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賦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

任用者唯叅政爾有任曰若張愛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

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尚能向學有

壬曰爲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選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

知印乃白身補官受宣者甚多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

果相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翼

日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

化請有壬曰叅政可謂過橋拆橋矣有壬以爲大耻移疾不出

周靜軒曰

嗚呼順帝是舉誠乖國體矣欲得實才莫過科舉今既罷

求天下之亂其可得哉

丙子至元三年春正月宿松縣地震山裂○**鑑**五月黃河復故道

鑑南陽鄧州大霖雨自是月乙卯至六月甲申湍河白河大溢水爲災

鑑秦州山崩○**鑑**江浙自春至于八月不雨民大饑

鑑十二月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而免富人雜

繻以爲息約年豐以本還之民不病饑

鑑丁丑至元四年春正月婺州路總管府以金華儒士金履祥所著論語孟

子考證來上命刊行之其門人東陽許謙序之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

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

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爲

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出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

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愈久而所術愈深童而習之白首不

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按鎮祥字吉甫號仁山諡文安所著有考證及尚書

表註通鑑前

編行于世

定服色
需血輿

馬之制

綱二月定服色需血輿馬之制。○目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

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至是復

詔定其制

鑑夏四月有孛星於王良至七月浚于貫索

鑑五月民間訛言朝廷拘劄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

鑑丁卯彗星見於東北大如天船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至八月

庚午凡六十四日自昴至房歷十五宿而滅

鑑六月大霖雨自辛巳至癸巳不止京師河南北水溢沒人廬舍甚衆

鑑秋七月河南武陽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

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群飛啄食之

鑑八月壬午京師地大震至丁亥方止所損人民甚衆○河南地震

綱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鑑**初謙聞仁山金履祥講道蘭江上委

已而學焉履祥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頗異子

來見我已三月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

履祥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

謙由是致其辯於分之殊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

謙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履祥既歿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

爲學若五味之在和
吾儒理一而分
殊聖人之道中而已
爲學功

無間斷

許謙心
在當世

教人以
五性人
倫為本

以為己
為立心
之要

義利之
所由分

己不知
使人亦

知士以
不及門

耻及門
為耻

苦非有大過人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

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有當世屏

入華山中四方之士皆不遠千里而從之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為本以

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辯義利為處事之

制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

嘗曰己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

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辭其所感討論講貫終日無倦聞者方傾耳聽受

而其出愈與切情者作之鏡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為學者師垂

四十年隨其才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問而驕氣自消四方之

士以不及門為耻及卒

年六十八
謚文懿

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題其墓曰

白雲先生

計謙一代真儒

許公克任承傳之重朱子至許公益尊

白雲先生所著有讀四書叢說二十卷詩名物鈔八卷讀書傳叢說六

卷觀史治忽幾微若干卷皆行于世同時休寧陳櫟葵源明一桂發明

謙受學於金履祥潛心篤志不求聞達朝野交薦力辭不起則是安於義命而非偽隱以為仕宦之捷徑者也豈非一代之真儒乎

黃義烏曰聖賢不作師道久廢逮二程子始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

基既得文公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幹而文憲黃公相於文定則師友之文安金公履祥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

先生皆發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適傳文憲許公

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

大至許公而益尊文憲許公之功大矣而許公之功大矣而許公之功大矣

丁南湖曰有光愚謂前許不如後許亦非濶論也

自七月至十一月太

白屢經天太自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

上水自少陰之星以巳未為界不

鑑戊寅至元四年春正月奉聖州地震○四月京師大雨紅沙晝晦

鑑帝如上都暮至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戀象龜卵之

形

鑑六月信州路靈山震○邵武路大雨水入城郭平地深二丈

鑑七月肇昌府山崩壓死人民

鑑丙子地震京師日二三次至乙酉乃止○十二月太白屢經天

鑑己卯至元五年夏四月加封孝女曹娥為慧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叅攷

曹娥上虞人父町能絃歌為巫祝漢安初端午日於縣江祈禱迎神溺死不得屍娥絕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

其後縣長度尚以禮葬焉

鑑六月汀州大水平地深三丈餘沒民廬舍八百家壞民田二百頃戶

賑鈔半錠死者一錠○七月常州宜興山水溢勢高一丈壞民廬舍○

自是月至九月太白屢經天

鑑二月瑞州新昌雨水冰至明年二月始解○**鑑**伯顏搆陷鄭王奏

賜死帝未允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宣讓威順二王不待旨而行刑帝益

忿之

鑑庚辰至元六年春二月貶伯顏為河南省左丞相初伯顏既誅唐其勢獨

秉國鈞顓權自恣其從子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

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

復懷疑久未決質之於其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云大義滅親大夫但

知忠於國耳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

脫脫圖
伯顏

大夫知
忠於國

脫脫自
陳忘家

伯顏請
帝出獵

之信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至是伯顏請
帝出獵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拘京城
門鑰其夜奉帝御玉德殿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賞赴柳林黜
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請乞陛辭不許遂行

鑑已所有星孛于房星大色白狀如粉絮尾跡約長五尺餘彗指東南
漸向西北行凡三十二日而滅

鑑詔徙伯顏於南恩州陽春縣安置伯顏行至龍興路驛舍而死

鑑六月撤文宗廟主詔云文宗謀為不軌使明宗飲恨而崩也徙太皇太后文宗之后於東安州

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殺諸途監察御史言燕帖古思不宜放

逐不聽愚按文宗以私憾不為泰定立廟謚豈知其身死乃有不立其廟主者

秦州成紀縣山崩地折

十二月處士吳萊卒

直方之子

萊不仕居深處

苦山中

深處山在金華府浦江縣西六十里

窮經史以著述為務善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

如部伍分明是也奇者不為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

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元不會亂聞者服之黃潛柳貫咸深重之萊

年四十四而卒門人私謚之曰淵穎先生

丁南湖曰

元人之才其以二吳為重乎史氏書澄卒稱學士議其仕也書萊卒稱處士褒其隱也然二吳之學亦頗同矣而澄

之名顯於萊無亦以其仕耶

十二月詔復行科舉○目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

從容之

曰古昔取人才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行之

萊善文

如